

引 子

每次回到北京，都喜欢和几个老友聊聊，特别是姜文，我喜欢和他一块儿聊天。我喜欢他的跳跃思维，喜欢他的没边儿没沿儿，喜欢他的云山雾罩，更喜欢他的嘴巴拳头窝心脚。

和姜文聊天不累，他兴致一来，你根本插不上嘴，他从不关心你的存在，好像压根儿就没你这么一个人。

姜文聊天爱动弹。像是坐住了，话就说不出来。有时，他溜达到窗口，对着窗户说几句；有时，他溜达到门口，对着门框聊一会儿；有时，他走到墙角，对着墙角嘟囔一会儿。有时，他抽不冷子，停住脚步，对着顶棚喊上一阵子。这倒也好，你省嘴，省唾沫。好玩儿，不累。

和姜文聊天，有时候又觉得很累，不好玩。他振振有词地说正话，你得反着听；他煞有介事地说反话，你得正着听。这些我倒还能适应，次数多了，也就习以为常，因为这基本算个规律。累，不是这些地方，累的是，他聊着聊着爱发火。你会纳闷，他这是跟谁呀，周围没什么人，跟你？你也没招惹着他，那是跟谁呢，天知道。比如，人们早已习惯了的现象，他

说是邪事儿，不正常。比如，人们已确认的至理名言，他说是歪理，不正确。这不是成心麻，成心叫板吗？没错儿，他有点爱叫板。好在，他不是跟人叫，他是跟墙角叫，跟顶棚叫，是跟窗户冷杈子、大门框子叫。这谁管得着哇，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呗。

虽然，你叼着烟卷，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里，瞧着他疯，看着他乐。可脑子里，却对他产生出不少的怜悯。

最累的还不是这些，最累的是，你的思路，还不得不跟着他一块儿走，琢磨着他的那些话。因为在那些话里有闪亮的东西。那些一闪一闪的视角，那些一惊一怪的言辞，逼迫得你，不得不绞尽脑汁，反复地思索。思索着那些话，他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。你说累不累？

姜文聊天爱起急，一起急就爱眨眼睛。我就怕他眨着双眼，结结巴巴的，连他自己也听不明白，说不明白的时候，他就该问你了，轮到你说话了，你就说吧。可他并不在乎你说的对与不对，也不表示赞同与不赞同，只是狡猾地冲你笑笑，再说上两句脏话，完事。你可别认真，更别在意他的脏话。肯定的，他骂的不是你。

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喜欢和他一起聊天。

二〇〇一年初，我刚一下飞机，就跟他通了个电话。

“你回来啦？”他问。

“啊，我回来啦。”

“明儿上我这儿来，我请你吃饭。”姜文正经地说。

“得了。”我痛快地答应着。关上电话，一边收拾行李一边想，怪，怪事，请我吃饭？饭倒是和他吃过几回，可不是别人付账，就是我掏腰包，没见过他这么主动过，八成他是有点事儿

儿吧，我想。

我按时赴约去了他家。

姜文的书房不算很大，南墙和西墙上都是书架，书架上整齐摆放的都是精装本的中外名著。名著上头尽是尘土。看样子，没什么人翻阅过。可是，桌子上、茶几上，乃至沙发坐上，沙发背儿上，甚至地上，堆着的全是些杂书。那些杂书，有的叠着一半儿，一定是正在阅读，有的书已经被人翻烂。

“我喜欢杂书。”他说。

“我喜欢演杂人。”他又说。

“哪一类人归杂人哪？”我问。

“就像你这样的。”

我瞥了他一眼，没答他的茬儿。把堆在沙发上的杂书挪了挪，腾出个地方，坐了下来。

“你还别不爱听，杂人，杂人怎么了？杂人才是人物，是真正的人物。”

“噢？”我点上了烟。

“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人物，而且还是个不小的人物。”说完，他坐到了我的对面。

我是个不小的人物？逗。我心里有数，他是在晕我，这不是一回了，又拿我当孩子耍哪，心说。

“我可不是在晕你。”他看出了我的心思。

“没外人 咱们直截了当一点吧。”我说。

“我没兜圈子 说的是正事。”

“什么正事？”

“什么正事 你挺机灵的一个人 怎么犯起糊涂来了。”他慢慢地点上了一支烟，卖着关子。

我不慌不忙地抽着烟，静静地等候着他往下说。

“都说《北京人在纽约》是歪打正着。’他深吸了一口烟，拉开了架势。“你自己也这么认为，其实不对。天底下，没有歪打正着的事，歪打怎么能正着？正着的事，那就是对准了目标来打的。你敢说，你写这本《北京人在纽约》，就没有目的？是瞎猫碰死耗子？这，蒙别人行，蒙我不行。”

“那你说 我存的是什么心？”

“太清楚啦。写本书，出个名，为你回头上岸做准备。因为你看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，不是虚的是真砍实凿的。中国的钱越来越多，机会也越来越多，你打算回来分得改革开放的美羹，想在中国赚大钱。这本书，就是你回头上岸的垫脚石；这本书，就是你杀回马枪的敲门砖。甭脸红，拉下脸来，就说我说得对，不就得了吗。”

我得承认姜文太鬼，鬼得叫人难以承受。我的这点阴暗心理，还从没被人这么抖搂过。不过，以前对这些想法，也从没认真去梳理，模模糊糊，不十分清楚这到底算不算心理阴暗。今儿，被他这么一说，也觉得，好像就是这么档子事吧。心里这么想的，可嘴上不愿这么承认。

“我可想不了那么远 没那么多心计。’我说。

“甭遮着盖着，这有什么错？这就对了。”

“你真够鸡贼的。’我奸诈地肯定着他。

姜文往沙发里一仰，吐了口烟，得意起来：“说真的，我特佩服邓小平，他让你们这帮人，由着性子走，撒开了跑。就知道你们早晚得回来。你以为，就你一个人这么打算哪？多了去了，瞧见没有，现而今眼目下，出现海归头了吧。”

“归头？”我差点儿笑了出来，但是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于是，就把身子往前探了探，小声说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明白了 就快点写。”

“二起楼子 再火一把？”我眼睛里闪着亮儿。

“火不火的 先甭管那么多 反正我就想演个人物。”

“写什么 怎么写？”

“怎么写，这玩意儿，你呀，你也别把自己看得太高。编出一个情节曲折、起伏跌宕的故事来，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大编剧，变成一个大小小说家什么的。你甭惦记那个，那没什么用。你呀，你该写什么就写什么，跟原来似的，别藏着别掖着，想到哪就写到哪，想起什么就写什么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千万别学着写戏、写小说。”

“那成什么了 那不成豆腐账了吗？”我说。

“豆腐账怎么了，豆腐账就够啦。你呀，你瞒不了我。你的那本儿豆腐账就是戏。”

姜文看我不住地点头，表示同意。他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兴奋地说：“我有个计划：往后，咱每隔五年六年就来他一回，还是连本儿的，瞧见过电影 007 吧，没结没完的。你写一本儿，我就演一本儿。这事，这事要是鼓捣成了，你琢磨琢磨，你还得了吗？你的名字将在历史上……”

“行了 行了 接茬儿晕我是不是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。你想想，王起明这个人物，不仅有延续性，又有特殊性。他天马行空，我行我素，哪热闹他奔哪去。纽约挨炸了，王起明心血来潮，热热闹闹地在北京集资。他计划着，在纽约重建两座世界贸易大楼，他打算承包下来，因为他要把这两座楼，设计成带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物，红砖，绿瓦，高屋顶。阿富汗开战了，王起明又蓄起了大胡子，潜伏到拉登身边，帮助美军搜集情报，不料入狱，后被美中反恐部队营救，一见到五星红旗，跪在地上哇哇大哭……”

“你，你这不是让我瞎编吗？”

“别闹，刚我说到哪啦？”

“你说王起明留大胡子了。”

“对对，他是留起了大胡子。后来，后来世界杯赛完了，他又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穿戴整齐地就又去了巴西，找到罗纳尔多，跟他商量着……”

“你到底是要瞎编的，还是要豆腐账的？”我急了。

“啊？对，你对，来本儿豆腐账的吧。没错儿，如实写，是得如实写。”他忽地一下，又平静下来。

“如实写，那不写成交代材料了吗？”

“对了，交代材料就对了，你得老老实实地给我交代，这些年，你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。”他忽地一下，又愤怒起来。

这都哪和哪呀，整个一个没谱儿。

我呀，不听他的，我还是照着我的路子，写点儿正格的吧。

—

王起明发动起汽车。他把头伸出窗外，看了看纽约的天儿，还行，不怎么太阴，等会儿太阳露头，也就该放晴了。他挂好了挡，一踩油门儿，上了 495 号高速公路。

开了将近一个小时，远远的，他就看见了那座高高的、结实的纽约移民局办公大楼。

王起明把车停到了移民局的停车场，他关掉了发动机，可没立即下车。他向右伸着脖子，对着后视镜，整了整领带，又理了理头发。他觉得对了劲了，就下了车，下了车后，又拉了拉新西装的下摆，弯下腰去，还擦了擦新皮鞋上的灰尘。这时，他直起了身子，找了找感觉，精神抖擞地，大踏步地向着纽约移民局办公大楼走去。

为了应付这次入籍考试（美国人把这叫 INTERVIEW），他伤透了脑筋，熬红了眼。几个月来，整个脑子就像是开了锅的蒸屉，又烫又闷。你想想，试题一共是二百多道，从上议院、下议院的职能，到你所在州，州长的政治主张。从大法官与两院的隶属关系，到总统职权的权限范围，等等，等等。这

对王起明来说得多难哪。实在是难为他了。自从到了美国，整天为那点儿理不清、做不完的小生意忙里忙外，奔来奔去。这些个事，别说懂，就连听也没听说过。当然了，要是真的让他去学，他也学不进去，因为他看字儿有麻烦。不是因为他眼睛不好，而是他不太认识外国字。

如今，后悔是来不及了，只能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。

三个多月来，他天天跟和尚似的，大门子不出，二门子不迈，水不怎么喝，饭不怎么吃，盘腿坐在地毯上，有时也坐在床上，前后晃动着身子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反复地背诵着这些新鲜玩意儿。你别说，他还真能，二百多道入籍考试题，生生地，让他给死磕下来了。身上的十几磅肉，也生生地掉了下来。

他干嘛这么玩儿命？他没法不玩儿命。他算了一笔账，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几十年，把一辈子最好的光阴、最好的精力都扔在了纽约这个地方，钱没赚着大的，苦倒吃了不少，这实在是太不合算。他想，什么都没得着，那可就太冤了。太冤的事谁能干哪，好歹我得图他一样，怎么着，也得弄他个美国人当当吧。当个美国人，拿本儿带老鹰的蓝皮儿护照，甭管走到哪儿，不是也能牛牛 B 嘛。

王起明快步走上移民局的高台阶，揉了揉那双红眼儿，看了看表，还没迟到。一抬头，瞧见了他的律师，律师已在那里等候他了。

“Hi, Good morning (早上好。)”律师向他热情地打着招呼。

“Morning. (早上好。)”他紧走几步，向律师伸出了手：“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. (我有个问题。)”

“Go ahead, please. (请讲。)”

“If I don't pass this time, what shall I do next? (假如这次没通过,我该怎么办?)”

“You have no problem to pass, don't be so nervous about it (你没问题,别紧张。)”律师说。

王起明还想再继续问点什么,可律师催他快走,说这里定下的预约,是过时不候的。王起明心里明白,律师就是这么个玩意儿,他能希望你一次通过吗?他巴不得你多来几次,再多挣你几个小钱。让我别紧张?能不紧张吗?三个月的工夫,十几年的心血,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你们泡着玩儿呀。

移民局的大厅里,宽敞,亮堂,又出奇的安静,见不着一个来面试的人。这跟王起明原来的设想不太一样,他以为准是一大堆人,闹闹哄哄地排着队,没命地往前挤。大概是心理的作用,这意外的安静,反倒使他的心跳加快了许多。

“This way, please. (这边走。)”律师指引着他上了电梯。

“That way, please. (那边走。)”律师指引着他,走进一个办公室。

“See you later.” 律师说了声回头见,就不见了踪影。

王起明愣愣地站在那里,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How are you feeling today? (你今儿感觉怎么样?)”一位高大的移民官出现在门口,微笑着朝他走过来,拍了拍他的肩膀,热情地招呼着他,并把他请进屋里让他坐下。

王起明虽然很紧张,但他一向讨厌洋人这种目中无人、居高临下的态度。他郁闷,他很烦。

他随着移民官进了他的办公室,他刚想坐下又直起了腰,慢条斯理儿地,用指尖儿弹了弹椅子背儿,又弹了弹椅子座,

然后才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。实际上，那椅子上没土，哪来的土哇，没别的，他就是想牛牛 B，能跟移民官混出个平起平坐的感觉来。

那个又高又壮的移民局官员，从一个堆满了文件的办公桌旁绕过，坐到了他自己的椅子上，一坐下就不停地，稀里哗啦地翻阅着那堆厚厚的文件。

王起明坐在移民官桌子的对面，听着那叫他心乱的翻纸声，看着那双带毛的粗手指头，不灵活地翻阅材料的动作，他心神突然恍惚起来。一下子，二百多道考试题，好像全都涌到了他的脑门子上。

移民官好像在逗他玩儿。等了半天还是不说话，低着头只顾着翻他的材料。他猜想这个移民官存心不善，他在成心制造紧张气氛，好让他在紧张的情况下答错了题。王起明心说你甭来这套，今儿？今儿爷是有备而来的。

移民官还是不抬头，不理他。

王起明特想抽支烟，可墙上又明明贴着禁止吸烟的牌子。他有点儿沉不住气，他在琢磨，琢磨着眼前这个大块头，将会怎样刁难他，怎样折腾他。二百多道题，他会是顺着问呢，还是会倒着问，还是抽冷子从中间问。管他呢，爱怎么问就怎么问，反正背得已是滚瓜烂熟了。

王起明的脑子里，这会儿像是开了锅，两百多道入籍考试题，跟拉洋片似的，一会儿正着走，一会儿倒着来。有点乱，他觉着有点儿乱。

“Are you ready? (准备好了吗) 考官突然问。”

“Yes. (是)。,,

“How many colors on the flag? (国旗上有几种颜色 ?)”

“Three. (三种。)”

“What are those colors? (都是什么颜色。) ”

“Red, white and blue. (白 ,蓝 ,红。)”

“How many stars on the flag? (国旗上有多少颗星 ?)”

“Fifty. (五十颗。) ”

“What color? (什么颜色 ?) ”

“White. (白的。)”

“How many strips on the flag? (国旗上有多少条子 ?)”

“Thirteen. (十三条。),,

“What do the fifty stars represent? (五十颗星代表什么 ?)”

“Fifty states. (五十个州。)”

王起明像机器一样，不假思索地回答着。

“Very good! Very good! (非常好 ,非常好 !)”移民官不住地点头。

没想到吧，只要你不出这二百道题，你就别想难倒我。王起明暗暗地在心里叫着板，不过，王起明也知道，入籍考试不会这么简单。想当个美国人，哪会那么容易就让你当上？下面还有叫他头痛的，也是他最怕的，那就是拼写。这是他的弱项，针对自己写字的弱项，在这次入籍的笔试上，他下了大工夫，三个多月主要的劲儿都使在这上了。他测算了一下，在二百道的入籍考试题里，生词就占了多一半，他不下工夫，不死记死背死磕能行吗。三个多月过去了，终于出现了不同反响，现在，这些个笔试题的拼写他熟透了。以前，这些个听都没听过的生单词儿，如今对他来说，那叫一个熟，真是熟到家了。

什么叫熟到家了？这么说吧，熟到别说叫他顺着写，就是叫他倒着拼，他都错不了半个字。

“Now, let's continue with the written test. (好 我说你写。)”移民官递给了他纸和笔。

王起明自信地接过了纸和笔。

“I am going to work. (我要去上班。)”移民官员念道。

王起明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心说，怎么着，跟我玩儿邪的，这是那二百道题里的吗？那二百道题里根本就没有这么容易的词儿，好在这题不难，也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不然，得问问你这算不算种族歧视。他抄起笔，在纸上写了 “I am going to work.”

“Two girls and one boy play baseball. (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玩棒球)”移民官又念了第二句。

王起明的笔停住了。干嘛呀，他觉得这是成心，成心看不起我。怎么不出点儿总统和大法官谁管谁，上院和下院怎么限制总统什么的题呀。光弄点子小儿科的题来对付我。也就是入籍的事大，忍了。犯不上在这个时候致气。他耐着性子，忍气吞声地写完了这句话。

考官走到他的背后，微笑地看着他。

王起明以为考官怀疑他会作弊。他想，就这个，用得着作弊吗？

可是，考官并没有怀疑他作弊，只是用红笔在他写的 Base-bull (棒球) 的球字上 改成了 Baseball。

得，坏菜，就差这一个字母，他没想到马失了前蹄。一不留神竟把这关键词写错了，砸了！他想这回可是完了，他非常懊丧。万没想到会有这个结局。本来他应该是知道的，球就是

Ball, Ball 就是球，怎么会因为一时的糊涂，竟把这么简单的词儿搞混了呢。他恨自己，恨自己平时爱骂 “Bullshit (屎蛋。)”这句话。也恨自己没把英文里的球和蛋搞准搞细。更恨英文里球和蛋的发音太像。没辙，他得干认倒霉。此时此刻，他感到中文是太科学了，球就是球，蛋就是蛋，谁会把球和蛋分不清啊。入籍考试要是考中文的话，他死活也干不出这种蛋球的事儿来。

“You passed.(你过了。)”移民官站了起来。

Pass? 怎么就 pass 了，什么就过了？王起明没弄明白，pass 这个词儿搁到这儿，准确的意思是什么，他眨着眼不敢有任何反应。

“You passed.” 移民官笑着重复着这句话，向他伸过手来。

王起明没把手伸过去，愣愣地站在原地，他拿不准眼前的事。

“Next.(下一个。)”移民官收起笑容 转身对他的秘书喊。

秘书走过来递给王起明一个通知单，通知单上写着的是宣誓的日期和地点。他接过通知单，低头看了看，还是没反过味儿来。秘书打开了门，做了个请他快点儿走人的手势。

王起明一出门就骂开了街，我操，怎么档子事啊，这就算过啦，这，这三个多月。我……他觉着像是被人涮了一回。

回家的路上，王起明得意地抽着烟，慢慢悠悠地开着车。心想这也没什么，涮，你顶多也就涮我这么一回，这种事儿，一辈子还能有第二回吗？甭管怎么说，这籍，反正是入上了。三个多月的劲儿，也算是没白使，亏虽是亏了点，倒也亏不到

哪去。至于宣誓，那明摆着的是瞎掰，只是走走形式罢了。

王起明单手扶着方向盘，腾出另一只手脱掉了上衣，一抬胳膊，把新买的西装扔到了后座上，又把勒得太紧的领带松了松。他摇下了车窗，让凉风吹进来，吹走这几个月的疲劳和窝囊。冷风一吹，他的脑子清醒了许多，他想起了阿春。他要把这一切告诉她，让她高兴。他要把成为美国公民以后，准备做的大事情告诉她，叫她有个惊喜。

入了美国籍以后，回北京做生意的打算，是他由来已久的想法。自打跟郭燕闹翻了，分居了，这个想法就定了。虽然阿春一再表示不支持，甚至是反对，可他仍然不死心，暗暗地做着准备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是不会听阿春的，他认为阿春不了解中国，更不了解北京。当然了，有一些话他也能听进去，比如她说，中国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国家，各方面还不十分健全，万一你在那边出了事，想再回来，可就难了。

王起明是个聪明人，他觉得这话有道理，他急着拿美国公民身份干什么？就是为了回北京做生意有个安全感。阿春说：“拿到绿卡回去还不够安全，因为那只是你在美国的合法居住权，身份仍是中国公民。一旦出了事，处理你，小菜一碟。可美国公民就不一样了，犯了事，大不了也就把你驱逐出境。”为了安全，为了保命，这一点还是听阿春的好。这叫有备无患。

但王起明想，我回北京是去做生意的，我可不是一回到北京，就成心想去犯事儿的那种人。可他又一琢磨，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，钱，这玩意儿就很难说了。天底下，什么事儿跟钱挂不上钩哇。大到人命关天，小到偷鸡摸狗，都跟钱扯得上关系。夫妻俩平时过得好好的，因为点钱，就能谈到离婚，哥儿俩平时好得能穿一条裤子，因为点钱，就能反目成仇。我呀，

还是留个心眼儿吧，先把美国公民身份弄到手，绝没什么亏吃。

王起明还存着另一个心眼儿，不过，这个心眼儿他不敢跟阿春透露。他想，即便在经济问题上不出错，可生活问题上谁能说得准哪，他非常清楚自己，他知道这是他的不足。如果真的因为这点不足，被打个流氓成性，道德败坏，关你个十年八年的，那可就亏大发了。

为了能回北京顺利地做生意，王起明还做了另一个准备。他写了本儿书，差不多快写完了，尽管他知道自己没这方面才华，可他闻出了中国现在的市面上缺这个。他朦朦胧胧的就是有种感觉，这书一定是有用，尤其对做生意特别管用。

他想，这本书要是一发表了准能火，火了之后准能有知名度，有了知名度，准能有信赖度，有了信赖度，这生意可就好做多了。

想到这儿，他拿起了车上的电话，准备把这些告诉给阿春。可号码刚拨了一半儿，又放下了。他有点发怵。怎样讲才能使她接受，怎样说才能说动她，最好能说动她和自己一起回北京。可是他知道这不太容易。最近，他明显地感到阿春在变，特别是这些日子，她变得那么神不守舍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他跟阿春说话时，开始小心起来了，一不留神，她还就发火。他知道，阿春把她的两家店卖了，又把卖店的钱都投到了股票上。股票她做得不顺，说风是风，说雨是雨，起伏很大。他讨厌她的情绪，跟这股票的走势一样，时起时落，忽高忽低。还有一点他觉着别扭，她经常找人算命，批八字，算流年，摸骨头，看手相，什么都来。问的是后半辈子的感情会怎样啦，股票生意会不会赔啦，都是些没影儿的事。全是瞎掰，他懒得管她要做的事。管也管不了，她就是这么个性。

他俩现在还只能是同居，按照纽约婚姻法的规定，他俩结婚的条件还不具备，因为王起明和郭燕的分居时间不够。但王起明认为，他和阿春的结合是早晚的事。现在他对他那个衣厂，已是不怎么上心了。虽然订单不少，货源不断，可这对于他来说，已是有一搭无一搭的事了。他的心早就飞向了北京，在北京把生意做大才是正事，才是本事，才是他的最终理想。他一想到在北京能马到成功，就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激动。一想到能把阿春再接回北京，在北京安个家，就有抑制不住的兴奋。

车上的电话响了，一定是阿春打来的，他抄起了电话：“阿春，我告诉你，妥啦，成啦，通过啦。”

“你总是问个不休……”听筒里冒出的是阿春的歌声。

“别闹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哪。”

“何时跟我走……”

《一无所有》这盘磁带，是王起明送给她的，没想到阿春特别喜欢，她家里总放这首歌，一上车还是这首歌。听着听着，她也会唱了。她说她喜欢这歌的情绪和感觉，更喜欢这歌的歌词和旋律。着迷的程度，一点也不亚于当年她送给他的那首：“如果你爱他，就把他送到纽约，因为那里是天堂。如果你恨他，就把他送到纽约，因为那里是地狱。”

王起明得耐心地等，等她把《一无所有》唱完。他了解她的个性，只要是她喜欢的事，她必须做到尽兴。拦是拦不住的，拦急了，她能不让你上床。

阿春把《一无所有》唱完了，最后的一个腔落了地。他马上抢着说：“告诉你，我的入籍考试通过啦，你猜怎么着？嘿

……”²⁹

“你总是问个不休……”她又唱上了。

“咱们说点正事行不行，我……”

“何时跟我走……”

王起明“啪”的一声挂上了电话，一加油门儿，直朝着长岛阿春的住处开去。